

中國的新生 (下)

范興國

從中美外交歷史悲劇中站起來

美輿論界大肆抨擊

艾契遜在中國白皮書內，上杜魯門總統一封公開信中，就提到：美國在其能力所及可能合理的範圍下，其無法為之者，或業已盡力為之者，皆無法使之改變其所發生的結果…… That noth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id or could have done within reasonable limits of its capabilities could have changed the results……。艾契遜就白皮書內容所載文件，陳述了他個人的判斷與主張，或謂有他個人的甚好理由，但是他這一用心，並不為美國社會所諒解。

新聞評論家李普曼就拒絕接受艾契遜所說美國對華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正確的，以及在中國所產生的結果，不在美國的控制之中。他乃要求對中國大陸淪共的悲劇，作一調查，因為調查政治家對其制訂政策的態度，實勝於一個律師為其委託訴訟人尋求法律的裁判為佳。

至於其他他對公佈白皮書的責難，還有更為火爆與激烈的例子，像赫爾利將軍 General Hurley

曾發表一篇公開的聲明，稱白皮書簡直即是美國務院中一些贊成共黨份子，所設計推翻美國的

盟友——中華民國政府，以及幫助中共赤化中國大陸的巧詞詭辯。The white paper is a smooth alibi for the Pro-Communist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who had engineered the overthrow of our all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aided in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

赫爾利將軍的這段文字，真是擲地有聲，為中國盟友伸張正義的情操，彌足珍貴。八月十九日，眾議員周以德先生 Congressman Judd 在國會舉出十六個文件及事實，為國務院所漏列，其內容情節，益足支持責難行政當局過失的論據。

美國國內的報紙，包括紐約時報，幾乎全是刊載批評責難美國對華白皮書的文字，凡是討好阿諛的文字，根本無法發表出來，艾契遜看到眼下的情勢，頗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感到出賣中國的不易，公道還在人心。八月二十四日，艾契遜特別舉行一次新聞記者招待會，席間針對周以德的

各項責難，一一提出辯駁，但是並沒有獲得良好的反應，及佔到便宜。而這時美國一些同情中國發生悲劇的先生們，所採取批評其政府行政當局的态度，則是并不一定要證明他們所提出的論據是什麼，而是要社會大眾所接受的，祇是使之相信。像中國白皮書，就是一本不值得信賴的著作。因為它祇是強調美國對華援助了多少多少；而把整個的非難譴責，放在中共的勝利，美國撤除救助以及中國國民政府領導階層的無能上面。所以要讓它消失在因突然出現而引起的交相批評責難之中，沒有產生絲毫的作用。

翻開白皮書前面的幾頁，那是艾契遜所撰寫的一封信，他在其中提到對華政策，有一個屬於戰略思想失誤的因素，那便是中共的領導人物對外誓言宣告，他們是聽命蘇俄；這個蘇俄，也就是近半個世紀在沙皇與共產黨統治所銳意伸張其魔掌，對遠東的掌握控制。真正到了手的，便是白皮書第十六頁，述及蘇俄從雅爾達密約所獲取的利益，即蘇俄在中國東北的特權，所以遲早在北平的中共政權，總要在重視中國人民利

益抑或聽命蘇俄兩條路中，選擇其一而行。當中共政權選擇了聽命蘇俄的路，中國人民發覺他們所承認的這個共黨政權，並沒有重視人民的利益，而祇是蘇俄的附庸，那麼他們就會反抗這種外來的統治。

艾氏的假定與幻想

所以在艾契遜個人方面，實也有某種程度的傾向，認知相信中國人民，將會因其精深的中國文化及民主的個人主義，掉轉頭來反抗這個政權，重新估量自己，并且拋掉他們頸項上面的枷鎖，重軛。他甚至假想中共奪取政權後，不致長期阻礙斷絕對外的友好關係；這純粹基於其個人的希望，不是根據當時對中國的情勢有着深刻的認識後的所言。就艾契遜在白皮書所提出的戰略構想假定，認為可行的政策，不外是：美國不必羨慕蘇俄在中國之所為，以及把中國人民對蘇俄的憤怒與仇恨轉移到美國的身上來。

同時，在艾契遜個人的思想方面，還有着這樣一個想法，他認為這時的中國國民政府，業已在蔣總統的領導下，在台灣建立反共的基地；美國為了不應繼續介入中國的內戰，給予台灣的國民政府繼續援助；否則，即屬不智。他的這一想法，却沒有在白皮書的正文中加以提及。

事實上，在這一時期裏，美國對台灣的國民政府保持着疏遠的距離，國務的對華政策，毋寧是袖手作壁上觀；由於當時國民政府剛剛退處台海，一切均待積極整頓佈署，台灣暴露在大陸邊緣的太平洋上，北平的中共政權揚言隨時要以

軍事攻佔這塊地方；而美國同情與支持中國的遊說集團，這裏面已包括將軍、參議員、眾議員、新聞記者、名人……他們自然不希望在這個最低潮的時期，再發生台灣的淪落在中共手中，但是他們似乎也缺乏有更好的理由說服美國人民，美國在這一地區存有如何重大的利益，斷不能讓台海與金、馬拱手讓與中共。中國有句俗諺：得道者多助。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時期，正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最大的轉捩點，那便是蔣總統把大陸撤退追隨他來台的黨、政、軍各類幹部、將領、公務員、軍隊、學生，以及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把他們安頓在這塊民族最後的復興基地上，然後再拿這個基地，從事挽救整個民族國家的浩劫，這就是領袖 蔣公所說：「祇要中國還有一寸土地，我在那裏，青天白日的國旗，就得高掛在那裏，那就是革命的根據地。」就憑這一句話，也就為此下的中國，帶來了新的歷史契機！

另一方面，美國面臨着承認中共新政權的問題。美國國務卿艾契遜與他的外交政策設計者，幻想着承認中共，達到與之建交的目的。他這個幻想，後來為事實所粉碎。那就是毛共政權并不稀罕美國的承認。那就是「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宣告：「中共將與蘇聯、與一切新民主國家，與一切其他國家之工人階級與羣眾聯盟。」同時又說：「中國人民不是倒向帝國主義，就是倒向社會主義。這兒沒有例外，沒有騎牆；也就是沒有第三條路。我們反對國民政府反動派，因為他們倒向帝國主義……

……中立純粹是偽裝，第三條路根本不存在。」并且說，中共倒向一邊時，固然需要外在的援助，但不需要英、美國家的援助，因為英、美的援助并非真意援助中國人民，實乃在於緩和他們自己的危機。故乃聲言中共所欲得到的援助，是來自蘇俄。

承認中共一脈相傳

華倫·柯亨 Warren I Cohen 在他那本「美國的對華反應」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書裏，敘述艾契遜設計美國與中共建交遭到失敗，并非美國的錯誤與失敗。而是對中共北京政府的外交承認，事實上有着兩個障礙：第一是美國的朝野有一種基於對國民政府的感情上的承諾所發生的力量；第二是毛共并不迫切尋求美國的外交承認，而與之達成協議，同時在中國大陸煽動反美。

華倫·柯亨的話，的確也算是平實之論。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艾契遜出席參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秘密聽證會，面對 Smith, Hickenlooper, Wiley……等參議員，對承認中共問題，提出了他的看法與基本理論：「美國曾在南美及其他地區，對涉及是否承認一個國家的政權問題，傷透腦筋；其實這祇是一個工具，對不予承認而言，其作用不過一柄玩具手槍而已。可是要知道承認，對一個不願承認者的傷害，較之一個未被承認者的傷害，可謂尤大且多。同時這種承認，對於一個國家政府內部的決策措施，亦絕對不能發生影響。幾百年來也沒有這樣事情發生。也許你可

以這樣說：「我承認這個特殊國家內的這批人，來治理這個國家。」於是，我們便可和這個國家依照外交程序，互相派遣代表。你可能非常的討厭他們，然而這却是過去如此，將來亦必須如此的事。」

艾契遜這個與毛共建交的基本理論，發表到現在快滿三十年；深入看，不亦正是七十年代尼克森、福特、季辛吉、傑米卡特與毛共關係正常化思想的藍本嗎？

現在，我們把歷史拉回到一九四九年的十月八日；這時，美國的駐北平領事愛德蒙·克拉勃 O. Edmund Clubb，打了一個電報到華府的國務院說：「現在似乎有了好的理由相信，中共的領導階層實在需要美國的承認，以及調整美國與中共間的政治與經濟關係」。十月二十五日，他緊接着又發了一個電報，重複陳述他對承認中共政權的建議，并且警告說：此在對新的政權應予承認它的統治，乃為承認中國各種型態的政府上，屬於空前首要而必須承認的事。克拉勃并認為中共將令遵守國際法。另外，他在報告中也提到中共統治下的大學生，他們聽到教授說，既是美國承認中共，也不能改變中國與美國以及與美國人民之間的仇恨。但是由於美國駐瀋陽的領事華

德遭到中共的軟禁，以及國內懷疑主義者對不明毛共企圖，而予迅速外交承認的行動，值得懷疑，乃對國務院施以壓力。給艾契遜潑了一頭的冷水，幾經考慮，遂認為對承認中共的問題，祇有「慢慢來」政策「go slow」policy 較妥。

艾契遜決定保留承認中共的外交政策，的確

煞費周章，他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與二十七日兩天中，先後舉行了兩次冗長的會議，邀約了一大批所謂中國通的顧問專家，這些人物包括國務院的主要官員魯斯克 Dean Rusk、喬治肯南 George Kennan、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瓦頓、巴特渥斯 Walton Butterworth、美國駐華大使司德雷登 Leighton Stuart、傑塞普大使 Ambassador Jessup 以及遠東問題專家雷蒙赫爾 Raymond Hare、約翰亞里孫 John Allison、菲力斯普魯斯 Philip Sprouse、約翰派頓戴維斯 John Paton Davies……等人。會商結果，獲得了一個一致的結論，咸認：「對中共政權，不予承認。同時，也反對美國任何打算運用武力，或以法定的軍事演習，使台灣自中共統治的大陸分離出來；因為美國採取這些行動，將對中共造成傷害；并且也要阻止中共與蘇俄分裂的發展。」

無疑，這個結論充滿着錯誤與迷惘，是一些美國短視的權謀外交家們所見到國際現實政治的利害，根本忘懷了其國家精神與其人民長久的利益，把一個長期併肩作戰，具有共同深厚友誼與立國理想的盟邦，作了完全的抹殺與無足輕重的犧牲。的確，這也真正激怒了中、美兩國具有遠見的知識份子與人民，讓他們從惡夢中驚醒過來。

蔣公會向世界警告

記得領袖 蔣公在第二次大戰結束的時候，曾向當時的戰後世界，提出以下的兩項警告：

一、反侵略主義的同盟諸國，必於此次大戰

結束之同時，共同努力以祛除戰爭的原因，戰爭的原因不能祛除，則第二次大戰之後，必有第三次大戰接踵而來，正如第二次大戰之繼續第二次大戰，毫無異致。

二、中國如不能獨立自由，則亞洲各民族均將同陷於敵寇鐵幕之下，而世界的和平即不能有堅強的基礎。中國的自立自強，即所以安定亞洲，而亞洲的民族自由與國家獨立，即所以保證世界的永久的和平。

不幸，他這兩項警告未為戰後世界的各國領袖所尊重，導致世界共產主義的泛濫，亞洲部份地區的赤化，中國大陸的淪共……尤其在中國大陸的淪共方面，領袖 蔣公又說：以往在杜魯門、馬歇爾時代，美國對於中國問題的最大錯誤，就是想把我們中華民國政府一筆勾銷，就可以了百了，殊不知，中華民國政府是無人可以勾銷的。中華民族也是無法可以長期欺騙的。所以，他把台澎金馬打鑄成爲一座遠東最大的銅牆鐵壁的反共堡壘；并且認定，這場反共的戰爭，是不能取決於一個時間、一個空間、一個戰場、一個戰略上面，而要從頭做起，從新做起。

三十年來，我們在這塊基地上，經過了許許多多的驚濤駭浪與危險，憑着信心與自己的力量，在金馬外島、台海上空，不知多少個一次又一次戰勝了中共的炮戰、肉搏戰、空戰、文化戰、心理戰、統戰、經濟戰、政治戰……贏得了舉世的崇敬與幫助。從一九五〇年美國杜魯門總統宣佈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一九五四年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到一九七一年國際形勢的逆轉，中共

進入聯合國，我們主動退出聯合國；國步迫逼，進入了另一個艱難的局面。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蔣公逝世，全民痛悼殊深！到一九七六、七七、七八年，美國的總統、國務卿，尼克森、福特、季辛吉、范錫之流，一次又一次的訪問中共的首都北平，圖與中共「搭橋」、「關係正常化」，在長城、北海、天壇留下了他們的足跡，這個黑暗的陰影一直不斷的在潛滋蔓長，到了九七八年的十二月十六日，美國傑米卡特總統突然宣佈與中共建交，并與中華民國斷交。於宣告之日起，一年後廢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安危存亡歷史信念

這真是一個浪頭接着一個浪頭，更加兇猛地朝着我們身上打來。雖然，我們震驚、憤怒，但是沒有動搖、怯懦、後退、跌倒，反而在國家領袖蔣總統經國先生領導下，更堅強的站立起來，迎接四面八方環集而來的挑戰。我想了再想，深深地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一幕中國現代的歷史悲劇，就在連續的上演中，我們都是劇中的主人翁。這幕現代的歷史大悲劇，它是遙接雅爾達密約而來，它的發展，已經過了幾個高潮，祇是都是悲劇性的。到現在，時間上，超越了三分之一個世紀，空間上，在台海基地上，背負着一個現代歷史的重担，向前看去，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些什麼？我想最能為我們展示出來的，不是一種幻想、一種錯覺、一種自私的憧憬、一種野心的分裂，而應是一個共通的歷史信念：「殺天下者，天下賊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安危在是非，不在強弱

；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聚寡。」這一番中國歷史上存亡廢興的大信念。

在這個中國傳統歷史的大信念下，祇要大家

堅信不疑，團結在國家領袖蔣總統經國先生領導下；沒有憂疑，沒有自私，心手相連，勇往邁進，走到歷史的前頭，從歷史悲劇中站起來。

拉丁美洲見聞

隆重出版
歡迎購閱

劉昌博教授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本書係名記者劉昌博教授精心傑作，記述訪問拉丁美洲各國見聞，幽默風趣，百彩紛陳，令人目不暇接。要目有：(一)江湖兒女的故事。(二)瓜地馬拉「我的媽呀！」(三)關公在薩爾瓦多。(四)百萬美金的支票。(五)尼加拉瓜暴富記。(六)女兒國男人逃婚(宏都拉斯見聞)。(七)美人窩失眠記(哥斯達黎加的魔影)。(八)波哥大歷險記。(九)玻國男女政變情變忙。(十)一家烤肉萬家香(巴拉圭夜不閉戶)。(十一)烏拉圭美人遲暮。(十二)聖保羅的僑情。(十三)海灘、足球、森巴舞。(十四)荒原上的螞蟻雄兵。(十五)委內瑞拉富甲南美。(十六)棍棍總統鐵腕治國(多明尼加風情畫)。(十七)黑人島——海地。(十八)功夫夫大使載譽歸國。附錄：拉丁美洲各國土地、面積、人口、幣值、物產及貿易概況，我國駐拉丁美洲各國及拉丁美洲各國駐我國使節、館址一覽，全書二十餘萬言，穿線平裝，現已出版，歡迎購閱。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

鄧公玄回憶錄

鄧公玄教授著

定價台幣貳佰元美金六元

浮漚掠影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代售